

季飞翔 唐田人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魔圈

——警惕流行的骗局与骗术



内 容 提 要

一张假征婚启事，使少女上当失贞；“放鸽女”怎样耍弄光棍汉，更是让人难以相信。假烟、假酒、假药、假金元、假商标、假文凭、假记者、假夫妻……千奇百怪，让人眼花缭乱。老骗子、小骗子、男骗子、女骗子……的“摩爪”已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或以色相诱骗男人，或利用人们的贪婪心理，或利用人们的善良的同情心或大玩“苦肉计”，少女的贞操居然也是骗取的目标，而秤杆上的骗技竟有数十种之多……手段之复杂精巧之高明，叫人目瞪口呆。这本纪实文学作品，对近年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骗案进行了深刻剖析，如何防止上当受骗，却是本书的宗旨。

目 录

第一章	谈情说爱设阴谋.....	(1)
	少男少女征婚.....	(2)
	五百万光棍汉的寻觅	(19)
	纸质婚纱	(34)
	重婚纳妾现象	(51)
	假假真真一场戏	(62)
第二章	迷信毒害苦男女	(77)
	大神显现	(78)
	邪教的诱惑	(89)
	现代皇帝梦	(98)
	虔诚的信奉者.....	(104)
第三章	虚假光环是陷阱.....	(118)
	“发明家”的专利	(120)
	红伞魔力.....	(127)
	新闻人物.....	(139)
	因嫌纱帽小.....	(147)
第四章	圣洁殿堂有黑洞.....	(157)
	冒名者.....	(158)
	“明星”大荟萃	(165)
	新闻爆炸.....	(172)
第五章	冒名欺世靠真凶.....	(180)
	广告的神化.....	(181)

当心入口之物·····	(186)
蜜月里的悲哀·····	(200)
黑心生意人·····	(208)
第六章 探宝群雄叹蠢举 ·····	(222)
上篇 现代传说·····	(222)
从金头颅说开去·····	(222)
赤胆忠心“小英雄”·····	(230)
呼风唤雨大人物·····	(238)
下篇 城市黄金梦·····	(249)
黑吃黑·····	(251)
疯狂的合同·····	(260)
割开皮包公司的皮包·····	(267)
第七章 金钱魔力巧诱惑 ·····	(275)
马无夜草不肥·····	(275)
钞票的迷惘·····	(282)
金银之光·····	(290)
干脆印制“钞票”·····	(297)
第八章 幼稚、愚昧遭报复 ·····	(307)
禁果的诱惑力量·····	(308)
白日梦幻·····	(310)
贪心的报复·····	(320)
增强免骗力·····	(326)
后记 ·····	(334)

第一章 谈情说爱设阴谋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周末版以《这里有了“恋爱角”》为标题，首先介绍了后来轰动中国的上海“恋爱角”情况。实际上在这之前，“恋爱角”已经静悄悄地兴起四年了。每逢周末的夜晚，在张思德塑像前的草坪上，总聚集着数以百计的男女青年，他们以现代人所特有的方式，在大庭广众之中落落大方地寻觅着知音好友。

与此同时，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也有一块属于求婚青年的天地。星期日的黄昏，男女青年踏着夕阳的余色，三三两两地聚拢到一起来，很轻松，很随便，一切“居心于有意无意之间。”它的名称就比上海叫得直接多了，也更具有北方人粗犷的气质——“婚姻小集”。

不管褒贬如何，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证明：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在开化，在进步。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寻找自己和他人的婚姻幸福不能把人缩在有限的角落里，要开辟社交面！他们正从狭窄的家庭范围走出来。

婚姻的开放性为现代青年的婚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同样，婚姻的开放性也为异性间的交往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这种阴影，就是一些情感骗子的介入。

假如婚姻双方的其中之一没有把最真诚的情感流露出来，他或她从一开始就带有阴暗的卑劣心理，只是把婚姻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种婚姻对于被骗的一方来说，是相当残酷的婚姻，这种婚姻将会给被骗的一方长时间甚至一辈子的苦痛。

近年来，许多青年、妇女报刊专门设立了“道德法庭”栏目，对情感骗子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愤怒指责。但因为感情这种东西并不是某种法规能约束的，而那些情感骗子又不能一眼识破，所以这类婚恋骗案在全国各地仍然屡有发生。

少男少女征婚

一九八七年一月，《知音》杂志刊登了这样一则征婚启事：“女，未婚，一米六二。秀丽，端正，苗条，正派，通情达理。高中文化，原籍江苏，家庭条件好，左手有外伤，但可理家务，有文化修养。求品貌均好，聪明好学，最好有一技之长的男性为友，地区不限。适者附近照寄广西陆川县××乡××村李丽君转。”

在征婚登记表的原始记录上，“李丽君”是化名，在“真实姓名”栏里，填着“庞××”三个字，汇款单也署着“庞××”的名字。地址同征婚启事中说的相同。

但是“李丽君”是个谜一样的少女，任五千多应婚青年千呼万唤，她始终羞答答不肯露出脸来。

从这一年元月份开始，村委会的干部就被雪花般寄给“李丽君”的来信缠绕着。最多一天，他们共收到三百五十封

来信。“李丽君”究竟是谁？她为什么不来取信？抽屉装满了，桌子上堆不下了，木柜也塞不下去了，最后找来一只装粮食的麻袋统统塞了进去。有好事者找来一杆大秤称了一下，足足有二十一公斤。二十一公斤，五千余封来信都是寄给“李丽君”的，“李丽君”居然无动于衷。“李丽君”到底在哪里？

一九八七年五月的一天，《知音》杂志社的电话响了，话筒里传来焦灼而又急切的声音——这里已经积压了几千封应婚信件了，请你们协助查一查，究竟谁是征婚者！

《知音》杂志社的两名记者带着五千名求婚者的呼唤，匆匆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

事实上这时候的局面已经远远不是五千余封应婚信件的问题了。

二十多岁的小伙郑直是贵州省一个很富有的汽车司机。他是出车在外地偶而读到《知音》杂志的。最初看到“请到这里觅知音”栏目，他还感到有些新鲜，细细读下去之后，他就不禁怦然心动了。“秀丽、端正、苗条、正派，通情达理”的“李丽君”在他梦中一再出现。想想自己，正好够上“品貌均好，聪明好学，有一技之长”的标准。唯一遗憾的是，“李丽君”的左手有点残疾，但这也没关系，对人嘛，总不能求全责备，只要良心好就可以了嘛！

他发出了他的应婚信件。

那几天，郑直度日如年，他几乎是扳着指头在计算日子。每每看见邮递员迎面走来，他的心都跳得格外迅速。正因为如此，他觉得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动地等待下去了。他要主动出击，以自己的真诚来征服少女的心。

一九八七年农历大年初四，郑直风尘仆仆地来到陆川县。

丫村的干部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之中，面对着远在几百里外匆匆赶来的憨厚青年，他们惊讶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什么？你们村没有李丽君这个人？”如雷电击顶，郑直一屁股坐到凳子上。

“会不会是小庞姑娘呢？”根据征婚启事所介绍的特点，村干部猜测着说。

小庞姑娘被叫到村部来了。她很平静地看了远道而来的年轻人一眼，问村干部说：“找我有事？”

“这……这……”村干部用手指着《知音》杂志上的“征婚启事”，不知该怎么开口。

“不，不是我。”小庞姑娘只犹豫了一会，便断然否定了。她头也不回地从村部走了出去。

郑直一片绝望，他痛苦地抱住了头。

村干部安慰地说：“别急，你住两天，我们再帮你找找。”

从正月初四到正月十五，郑直前后一共住了十二天，但“李丽君”一直不露面。郑直不得不悲伤地踏上归途。“损失了几百元钱的路费什么的，我并不在乎，可是我的心……”离别之际，他紧握着村干部的手说：“拜托你们了，如果有消息，请你们还继续传达我真诚的心意！”

郑直只是慕“李丽君”之名登门求婚的第一个痴心汉子，他不是最后一个。

任真是湖南省某县一个民间杂技团的青年杂技演员。他读过不少征婚启事，经过慎重考虑，他选中了“李丽君”。为

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任真随应婚信件寄去了他的演出证。

泥牛入陆无消息，不肯定也不否定。他也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于是，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陆川县。“李丽君家在哪里？李丽君家在哪里？”进村之后，他逢人便问。“什么？什么？没有……”他急得几乎要跳起来。

在村部里，他几乎翻了一个晚上，终于把他写的那份求爱信找了出来。信没有拆口，几个月来，它一直昏昏地睡在那里。任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

“真是对不起了，”村干部有些抱歉地解释：“我们……”

“对不起我？”任真睁大眼睛说：“不不，是我应该感谢你们。要是你们不负责任地把信乱丢一气，那我才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哪！”

任真揣着他的求爱信又急匆匆地赶了回去。寄信人专程赶几百里路来取自己寄出的信，天下怕没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

其实，在任真来之前郑直走之后，村干部已经接待了四位来自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应婚青年。而任真走之时，仍有一位青年从千里之外的新疆正满怀期望地赶来。

“李丽君”千呼万唤不出来，应征者们在盼望的焦灼中苦苦熬煎。希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绝望，绝望燃烧起一股愤怒之火：“李丽君”，你到底要干什么？

别冤屈了“李丽君”，她虽然是这场骗婚闹剧的制造者，但这并非她的本意所在。“李丽君”有她的难处。她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封建残余思想的浊流，她实在不敢在这股强大势力的包围中走出来。“李丽君”是一个永久的谜。

但不管怎样，对于那五千多应征者来说，这是一场亵渎他们情感的征婚骗局。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他们的满腔热情被冷漠地塞进一条麻袋……

方菊英是豫南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姑娘。这位十九岁的少女，苗条端庄，朴实大方，是方圆十多里内的年轻人公认的一只黑凤凰。正因为如此，她十分反感父母对她婚事的干预。

“我爸我妈是典型的农村人。”后来她坐在她的小姐妹房间里诉苦说：“他们自己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还要我们也跟着他们一样继续下去，这怎么可能呢？我决不受他们的摆弄。”

“那你想嫁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的小姐妹们问。

方菊英托腮想了一会：“星期六晚上看看电影，星期天一家人上公园划船，闲了就去商店转一转……这样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呢？”

“说穿了不就是想找个城市青年吗？那你找就是了。”小姐妹“咯咯”笑着，丢过一本杂志来：“如果有你觉得满意的，你写封信去！”

方菊英将杂志随手翻了翻，她的目光被“请到这里觅知音栏目里一则征婚启事吸引住了。

“杨平，男，二十七岁。身高一米七二，高中文化，品貌好。国营企业技工，有技术专长。欲觅容貌好、二十八岁以下、身高一米五六以上的未婚女子为伴，城乡均可。农村户口负责办城市户口，安置工作。来信请附近照寄河南省鹤壁

市无线电十一厂……”

“怎么样，相中了？”小姐妹伏在她肩上问。

“听他吹得不错，实际情况……”

“管他呢，写封信去试试看。成就成，不成拉倒。主动权在你手上嘛！”

方菊英略略想了一会，终于下了决心。

后来她想：天下大得很，有我这样念头的姑娘恐怕多得如天上星星，再说人家城市青年当真能看得上山里的丫头？这么想过，她也就不作指望，依旧平平淡淡地打发日子。

一九八六年中旬，邮递员摇着车铃骑到她家门口，“方菊英，信！”

“我，信？”方菊英有些疑惑地接过来。但当她看到寄信地址是河南鹤壁市时，她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了。她躲进房间里把信读了一遍又了遍。最后她记得的只有这一句话——对你很满意，速来鹤面谈——对方看中自己了！

天渐渐地黑了。起了风。老春初夏的风有一点寒意。方菊英在乡间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经过夜风一吹，她的心情冷静多了。她对对方信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的真实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仅从征婚启事中知道对方一点情况就贸然前往，万一上当受骗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还是多通几封信，加深对对方的了解之后再做决定。

“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花言巧语。”她在信中说，“许多农村姑娘为跟城市人结婚而被人玩弄。假如你也是抱此态度的话，那就算了。我是一个清白的少女，我这一辈子只打算结一次婚，我的身心只交给一个人。我想你不会象那些伪君子

吧……”

对方很快就回信了。“你所担心提防的那种人，也正是我讨厌的。作为男方，更怕女方这样……”此外，他又补充道：“许多女同志一再要求来，我因为等你就没让她们来……户口年内就能办，并能在我厂上班……”末了，他一再表白：“我对城市的风流姑娘不感兴趣。农村姑娘纯真朴实，这就是我重点想在农村找对象的主要原因。”

方菊英读着来信哭了，她为对方真诚情感而感动。那天晚上，她做了一夜甜甜的梦。

第二天，方菊英很平静地把自己与杨平结识的经过告诉了父母，并提出要去鹤壁市与杨平见面。方菊英的父母当时就跳了起来：“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人家城里人能相中你这个农村丫头？告诉你，要问我们的意见，我们是坚决不同意！你如果要偷着去，我们的关系就一刀两断，你以后也别进这个家门！”

“不进家门就不进家门，反正我铁心要走！”方菊英眼一红，泪水簌簌流了下来。

当天下午，方菊英已经走在鹤壁市的大街上了。

方菊英第一眼看见杨平的时候，失望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你，你就是？”

“我就是。”

方菊英感到一阵晕眩。她用手撑住了自己的额头。他在信中不是说他是一个标标致致的小伙子吗？可眼前站着的怎么是一个猥猥琐琐的小老头！

“嘿嘿，我的面相生得是老了一些。”杨平有些难为情地

把自己刮得发青的两腮摸了摸。“不过我真的是二十七岁。你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这个人老实，我是不会骗人的。”

方菊英望了工作证一眼，那上面的字迹似乎涂改过。

“其实你不愿意也没关系的，就算是我的客人到鹤壁来玩一玩吧。”杨平笑一笑，掩饰住自己的尴尬。“要不我认你做我的妹妹？要不……”

方菊英勉强笑笑，在房间里坐下了。

杨平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吃吧，吃吧。”他不断为方菊英挟菜。“这些花费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家里办了一个综合商店，雇了几个人，每个月的收入都在三千元以上。我家在银行的存款有六万多元。我个人名下的就有八千多元……”

方菊英两腮微红，头晕晕的有一些醉意。她坐在宽大的三人沙发里，看着房间里摆设的很阔气的家俱，不由得深深地吐了口气，这个杨平虽是丑一些老一些，但他毕竟是有工作的城市人，而且如他所说，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自己虽年轻、漂亮，但除此而外一无所有。天下的夫妻不都是鸳鸯配，哪有许多称心如意的事呢？罢了罢了，随他去了。想到这里，她不禁媚媚地生出一副娇态，把手伸向杨平说：“拿杯茶来吧。”

杨平眯着眼睛笑了。他挨着她坐下来，把她的手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口上。“菊英，我第一眼就被你的气质折服了，你是第一个使我忘情的女性。菊英，你就答应我了吧。别看我是个男子汉，在感情方面，我脆弱得不如一个女人。如果我失望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方菊英眼睛变得多情起来。杨平的这番话，暖暖地在她心头涌起一种幸福的情感。

“菊英，我，我……”杨平开始了男人的进攻。

“啊，别！别！”方菊英低低喊着，忙乱地躲过那只贪婪的手。“我们……”

“菊英，菊英。”杨平的呼吸急促而沉重，“早晚都要这样的，何必太拘束呢？你放心，我杨平如果有三心二意，就，就……”他已经顾不上说话了。

方菊英闭上了眼睛，说不清是痛苦还是幸福。她知道这一步迟早都要发生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更牢地把自己的婚事敲定。

杨平的冲动在那一刹那爆发之后，立刻平息了下来。他翻过身子坐起来，点燃了一根烟。黑暗中烟火忽明忽暗。

“喂，你怎么不说话了？”方菊英推了推他。

“你……唉，我没想到，你也同样骗了我。”

“我骗了你？”方菊英睁大眼睛问，“我什么地方骗你了？”

“你不清白，你不是处女。”

“我？”

“可你在信中还那样花言巧语地骗我，什么‘我是一个清白的少女’，什么‘我的身心只交给一个人’。骗人，骗人！全他妈的是骗人的鬼话！”杨平似乎是异常痛苦地把头抱起来。

方菊英抽动着身子哭了起来。她知道她的婚姻美梦破碎了。是不是处女之身的问题她比谁都清楚，这不过是他的借口。事实是她被他匆匆玩弄了又被他匆匆地抛弃了！

“算了，我也不怪你，只是我们少了点缘份。”杨平佯装

着悲悲切切地说，“你晚上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我送你回去吧。”

方菊英没有离开，她到杨平所在的工厂找厂领导反映了她的遭遇。而在那里，她才真正看透了杨平的本来面目。

所谓“杨平”，是鹤壁市一家工厂的维修工，现年四十二岁，身高一米六二，根本没有“办城市户口、安置工作”的能力。他曾经结过婚，并生有三个孩子。离婚后，他骗取了厂供销科的业务专用章，开出一份假介绍信，登出了他的“征婚启事”。在方菊英受害之前，江西省的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也遭到了他的玩弄。而且在他的手中，还有一千八百余封流露着少女纯真情感的应征信。

方菊英绝望了。她没有脸面再回到生她养她的那个豫南山村。

“我就是到阴间化为厉鬼，也要找他算帐……”她留下一份愤恨的遗书，含泪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因为发现及时，方菊英十九岁的生命被挽留了下来。但对一个纯情少女来说，这种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她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要报仇！我要找他算帐！”

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沿着鹤壁市的大街小巷，挥舞着双臂，边跑边喊。

方菊英疯了。

这有些象民间传说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

崔秋蕙是江西省南昌市一家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很朴实，

很单纯，以至于开春就是三十四岁了，她仍然是敲着饭盒吃食堂的单身女子。

崔秋芬是崔秋蕙的妹妹，在湖南株州市某单位工作。结婚好多年了，夫妻生活很美满。正因为如此，姐姐的婚事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

“马上都快四十的人了，可你看她傻乎乎地一点也不知道着急。”有天夜晚，崔秋芬靠在床上和丈夫说：“父亲母亲在广西工作，隔得远，也没办法为她操心。唉，我看她呀——”

她丈夫正在读一份《红娘》报，就笑着打趣说：“干脆我们在这上面给她登个征婚启事。”

崔秋芬眼睛亮了起来：“这还真行呢！我们先在应征者中筛一遍，有合适的再给他们牵上线……行，就这么办啦！”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红娘》报上登出了崔秋芬为姐姐寻佳偶的征婚启事。

一个星期后，崔秋芬和她的丈夫一道，在株州市桥东饭店约见了一位勇敢的应征者。

“我叫赵光，湖南永州市化工厂副厂长，今年三十四岁。父亲是南下的老干部，现任零陵地区烟厂厂长。本人北京无线电学校毕业，助理工程师。”应征者有些机械地做了自我介绍。

崔秋芬夫妇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他们不知该怎样询问才能达到目的而又不伤对方的自尊心，气氛有些尴尬。

赵光笑了笑，垂下眼皮，低声说：“我想也用不着瞞你们，在爱情问题上，我曾经受过很重的打击。十多年前我在新疆

农场下放的时候，和原北京一〇一中学苏小燕相爱了。她父亲是华北局书记，母亲是北京市劳动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冲击。她父母平反之后，她随父母调往包头市。前两年，她在她父母帮助下出国留学了。临别之际，我们抱头痛哭一场。之后不久，她就给我寄来一封薄薄的绝情信。我……”他说不下去了，掏出手绢擦了擦有些发红的眼睛。

崔秋芬对赵光的印象不错。他胖瘦适度，个头也很高，一身深灰色的西服，结着一根大红的领带。这既有男子汉的气质，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她在心中替姐姐投了赞成的一票。

这一年的十二月下旬，崔秋蕙到崔秋芬处度假，两姐妹盖着一条被子谈了整整一夜。崔秋蕙的心思乱了。她同意和赵光见面，但要他带工作证来证实身份。

一九八六年元月三日，赵光风度翩翩地出现在崔秋蕙的面前。

当晚他们就花前月下，进入了爱情的非凡阶段。

三天之后，崔秋蕙在饭桌上有些吞吞吐吐地向妹妹说：“赵光他提出要尽快结婚，我……”

崔秋芬眼睛睁得滴溜溜圆，一丝不安掠上她的心头。“姐姐你冷静些，婚姻大事切切莫要仓促。赵光这个人究竟怎么样，我们基本上还不清楚，另外……”

姐妹俩突然想起了“工作证”的事情。赵光忽视了这个细节。

姐妹俩再次和赵光谈话时，显得谨慎和冷静多了。“不管我们对你的印象如何，没有验你正式身份之前，我们不能轻率地信任你。”